

戰火燃燒下的青春歲月 (三)

直到數月後的一天,舅父通知我調到金邊堆谷區他同解陣合資的“合利運輸公司”,越方老闆叫“café 7”(越語),我要同解陣人員一起管理倉庫的汽車配件進出,那是一個數萬平方米的開闊地及簡陋木屋可停放數十輛美式“GMC”十輪軍用卡車,這些軍卡都是從金邊軍區購入後翻新的,旁邊一堆堆 200 公升的機油,汽油,我對零件名稱不熟悉,越南人讓我去管理油庫,公司只有我一人從舅父那邊派來,其餘管理人員都是越南人,他們有的是上校軍官,只是平民裝扮罷了.我感到很孤單,越語不通,偶爾有司機未說東語,逼得我要慢慢學會講簡單越語.剛開始油站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每桶油都凌亂放在一旁,需要加油只能用手搖油泵或塑膠管,有時還要動口吸,汽油常把我嗆得透不過氣來,我經常吃力推動 200 公升油桶並靠司機幫忙才能加油的.

不但如此,晚上還要輪流守夜巡查,防範有人偷東西搞破壞.好不容易後來油站建好了,我搬到另一油站處去住宿,一個簡陋的貨車頂蓋下可擋雨,周圍空蕩蕩,一張帆布折床吊起蚊帳就是我的家.這些經歷從未向父母親和舅父訴說.有了機械油泵就沒那麼辛苦了,除了給軍車加油,每月要做列表呈報每輛車的耗油記錄和油進出總額.每次同司機打交道,他們穿著軍裝實為平民,經常同我講述運輸武器的細節,他們告訴我當進入邊境胡志明小道時晚上不敢開車大燈,以防美軍機偵察到而被轟炸,有時打開電筒照路;有時我見不到熟悉司機時,一打聽是他們犯了瘧疾病,因所經之森林地帶瘴氣很重,水土不服就生病了,搞不好要丟掉性命.

我也記不清這些軍卡多少天要出發一次去西港,只記得軍卡回站後就忙著檢修保養.出發的時間是在夜晚,轟隆隆的一下子開動,幾十輛軍卡就消失在寂靜夜間,伴隨軍卡同行的還有數輛輕型、四輪驅動的“Land Rover”英式吉普車,它載著備修用的零部件和師傅同行,一旦半途軍卡有毛病便立即修好,保障整個車隊暢通無誤的抵達目的地.

我白天工作晚上到拉達那基裡東文補習學校就讀直至回中國前就畢業了,這是我東文獲提升的原因.在堆谷越南人當中有一位華人,因會華語同我交情甚好,有一天我把回中國讀書的計畫告訴他,他倒勸我說,越南南方是抗美的前線,你為什麼不在前線而跑到後方呢!?

1967 年的一天,聽到東國家電臺廣播西哈努克王子的講話,宣佈將舅父,邱成章,黃盛遭,等僑領驅逐出境的消息,我回到家裡也聽到母親正擔心此事,有人建議讓祖母去拜見王子求情,祖母雖一口流利東語但沒見過大世面,一聽到要見王子就被

嚇到生病了,此事就不了了之.後來東國會為此事還開了大會辯論,祖父,舅父在川龍的好友,王子同窗,川龍人民代表國會議員何未恩責問:“郭安是柬埔寨人,東國家沒有權力驅逐柬埔寨人!”

舅父被逐出境後到了香港,他是個政治敏感人物,港英當局派情報局人員跟蹤他行動,也不允許讓他辦港居留證,後來他通過多方關係和管道同西哈努克談返柬條件,終於得賞心願返鄉,他向柬每省贈送一輛日本推土機,及建立多間學校,王子在桑園接見他並封為勳爵。

1967 年底我實現回中國讀書的願望,在中國期間知道他在香港避難,我曾寫過一封信給他,他回信讚揚我有志氣並從新華銀行匯了 500 港元給我得以在中國渡過生活難關.

舅父被逐到港後是意氣風發,聽友人說他當時帶了 4000 萬美元,這筆款有的通過莊世平先生的南洋商業銀行支付的,小舅父後來也告訴過我,當時他的錢堆滿在別墅樓上一個大房間,中方支付的運費從東幣開始後到美元支付,因數日日大要動用黃金來支付,舅父曾告知母親他已是東首富,多少個陳豹(東富人)都可以買下來.

剛到香港他想過開航空公司,中方勸他做房地產,因 1967 年香港也動盪,房地產價格低,開始他也有計劃在中環收購聯邦大廈,並已近簽約但取消了,,他同黃盛遭在 1969 年合資興建了位於干諾道西 40 號的東江大廈,在後來的決策中選定了船務.先後成立了“安江船務有限公司”,一口氣從北歐買了 13 條貨輪號稱“一條龍”,給每艘命名都是金龍,銀龍,川龍,黃龍...,轟動了整個航運界,並將全部貨輪租給“中國遠洋輪船公司”就是當今的“中遠集團 COSCO”.與此同時還成立了“扶南貿易有限公司”,北角七姐妹道的“東南電子廠”生產單車手把上的收音機遠銷美國,同陳如勇先生合資的柴灣的“東方皮具廠”供應收音機外殼給電子廠,銅羅灣電車道旁,今“鼎泰豐”對面的“愛寶酒店”,購買了部分房地產.....等多元企業.

1973 年我從中國出來香港,他一知道後便要我到中環“中央飯店”見面,先後讓我到“扶南”,“東南”“東方”三處工作.但那時他的事業受挫,13 條貨輪,一艘黃龍在越南海域被砲火擊沉,一艘在新加坡港口香港海員鬧工潮,欠下泊港口費用被新政府拍賣;只剩兩艘近萬噸的已更名為“金菊”,“銀菊”按揭在“廖創興”銀行,當初出門左右隨從相伴,侍者開車門出手闊綽的給 500 港元小費之風光已不再.

事業如此迅速走下坡無非有兩個因素:外因內因;朗諾發動政變當上高棉共和國總統不久,中方通過一些管道勸舅父同他劃清界線,表明立場.舅父十分為難,考慮到柬埔寨是生長的鄉土,親友事業還在柬,而朗諾之弟朗農心狠手辣,什麼都做得出來,舅父又是念舊之人,同朗諾私交甚深,因而無法與之決裂.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非黑即白,